夏月在姐姐的房间里见到了幸存者阿西

5

悬疑小说

普璞 著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幼年目睹姐姐受侵犯而深深愧疚的女孩夏月,发现自己收到的一封死亡预示信件并非恶作剧后,不自觉被卷入血淋淋的危险和阴谋中。被所谓“神”选中的7个人物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灵魂上被写下的“原罪”是什么……夏月在与姐姐共同寻找求生之路的过程中,发现警探王峰看似在帮助她们,却也在慢慢靠近真相的同时成了被选中的代罪羔羊。

[上期回顾]

夏月去见夏雪,居然见到姐姐和那个语文老师在一起。夏雪带夏月去凶案现场。在路上,夏雪告诉夏月,她和那个语文老师现在是情人关系。就在他们快要到达命案现场时,夏月接到警察王峰的电话,说夏月可能处境危险。夏月到了现场,看到被杀死的费冰欣,恶心得想吐。

姐姐要带夏月去见幸存者

“小月。”夏雪的眼神瞟向那个洞口,“事态已经出乎预料了。我想现在就把‘罪之法则’都告诉你,这关系到你能否活下去,也关系到我。我知道从小你的记忆力就很好,现在你必须把它一字不差地记住。如果你记不住,就用那把刀把它刻在皮肤上,就像神把罪刻在我们心中一样。在‘罪’的世界里你可以谁都不相信,但必须相信‘罪之法则’。”

夏月咬着嘴唇点了点头,她忽然觉得幸存的希望很渺茫。

“其实被选中的人有一种方法可以百分百幸存。”姐姐像是看穿了她的想法。

“啊?真的有这种方法么?”“没错。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们中有一个幸存者,他之所以能从上一轮幸存就是因为掌握了这个方法,而其余六个人全都死了。”“这是什么方法?”“他还没有告诉我们,但很肯定这个方法就是从‘罪之法则’中得到的。”“那真是厉害啊,他为人怎样呢?”夏月突然对这个素未谋面的人产生了一种崇拜心理。

“他好得不能再好了,而且是大帅哥,怎么,你想嫁给他?”“哼,不跟你闹了。”夏月眉头一扬,撅了一下嘴,“我对男人没什么兴趣。”

“那我也不跟你闹了。”夏雪话锋一转,“妹妹,我必须直接跟你说,你现在的处境有点不妙。”

“怎么了?”自从收到“罪之源”到现在,她的处境就没有妙过。

“我们不止是神的玩偶,也是那个幸存者的玩偶。”“你在说什么?”“你还不明白么?既然他能让我们幸存,那我们对于他而言,就和可供随意玩弄的畜生没什么区别。”夏月一下子说不出话来,她还以为自己听错了,但姐姐的表情又不像在开玩笑。

“你别怪姐姐,我都已经这样了。如果不能把你顺利交给他,我就是死路一条。不是我而是他策划了一切,包括把大家集合和召集你,我无法违抗他的命令。在罪的世界里,他就是绝对的国王。”

侏儒阿西就在姐姐的房间里

又叫了一辆出租车,夏雪坐在副驾驶位,夏月和李富胜坐在后面,这样是防止她逃跑吧。夏雪对司机说出了熟悉的地名,没想到会是那里。大家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,一路无言。过了大约半小时左右出租车拐进了夏月小时候一直来的街道。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夏雪,她只是定定地看着前方,脸上完全没有表情。

车子停在了那栋楼前。下车后夏雪走在前头,上了四楼之后,她熟练地从包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靠近走廊的门。

这里是夏雪的家。鞋柜上都是灰尘,客厅的餐桌已经好久没有用过。迟疑了一下,夏雪推开了卧室的门率先走了进去。夏月是第二个,李富胜跟在最后。一踏入房间夏月就忍不住打量起来,一切的布置都和原先一样。只见那粉红色的床单,绛红色的窗帘,红褐色的地板,还有赫然醒目的黄褐色大衣柜都是那么熟悉,只是日光灯有点发暗,让一切都披上了一层阴影。

这里是夏雪的闺房,夏月小时候经常来玩儿,没想到又回到了这里。但床上的那个物体竟会是“人”?

“你就是……阿西?”夏月呆住了,她没想到对方居然是这副模样。他声带似乎出了问题,讲出来的话语非常模糊,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听清。这还没什么,只是他竟然是一个丑陋无比的侏儒!

“对!我就是你们的领导者。”他继续发出难以辨认的声响,眯得细长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夏月,从他的表情来看似乎很满足,“我已经幸存了一次,我也能让你活下去。”

不敢正视他,夏月忙把视线移向两边。只见这时夏雪和李富胜都成了温顺的绵羊。他们的眼睛朝着下方,一声不吭地立在夏月左右,就像是侍奉皇帝的奴才。

目测阿西的身高还不足一米,四肢就像木棍一样插在他的身上,手指像老鹰的爪子。可他的脸却是成人的,像直接长在胸膛上。说话的时候他需要仰着脸。而他的脸就像是一个塌陷的橄榄核,褐色的皮肤,嘴和眼睛都是细长的,和其他五官一起撮在中间。唯一正常的部分就是头发,可又疏于打理,说鸟巢已经是抬举了,瞎了眼的鸟也不会落在上面筑巢。说是蟑螂的巢穴倒有可能。但最受不了的还是他的声音,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听清他到底在说什么。如果幸存的代价是要变成这样,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自杀。

“阿西。”夏月开口了,“我想和你单独谈下,你让他们先出去。”

阿西居然藏在王水明的尸体里

“您多保重。”李富胜在退出去前露出了谄媚的微笑,做作之极。等他们关上门后,夏月瞅着眼前的怪物,深吸了一口气,然后说道:“咱们就直截了当吧。我已经知道了你得以幸存的方法。”

“哦?”阿西身子动了一下,眼里投射出感兴趣的利光。夏月知道这时不能露怯,她捏紧了拳头,和他讨厌的目光对视:“所以我才叫他们出去的。你肯定也不想让他们听见对吧?如果他们听见了,你也会变成他们的猎物。”

“……”顿了半晌,阿西开口了,“哼,小姑娘挺有气势的嘛,那你不妨说来听听。不过我事先声明,我可不会被你唬住。如果你说不出那个方法就甭怪我对你做什么。”于是夏月把自己的推论复述了一遍,她认为是阿西杀死了费冰欣。

“原来是这样,有意思。”阿西发出了刺耳的怪笑,“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,原来这规则竟然这么有意思。”紧接着他神色一变,“不过小姑娘不好意思了,我得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杀死费冰欣。是的,我玩弄过她,但我从来不会杀死乖乖供我玩弄的女人,更别说我没有那个时间。”

一闻此言,夏月立马大惊失色。可他看起来明明不像是在骗人,也没有必要骗她啊。但如果费冰欣不是他杀的,又是谁杀的?是姐姐和那个男人么?是他们串通好了来害自己么?不,不止是这里!这起事件还有很多地方解释不通!

“等等!等等!!”就在阿西就要扑上来的刹那,夏月声嘶力竭地呼喊起来。这是本能的呼救,阿西可不管这些,把她粉红色的马甲往外一拽,扣子一下子全解开了,露出了里面亮红色的T恤。来不及细想,夏月急得脱口而出:“今天去袭击王水明的也是你吧!”王峰说的那个在警局虐尸的危险分子可能就是阿西!果然,阿西身子就呆了一下,似乎被言中了。

“那又怎样呢?”阿西问。

“让我想一下,费冰欣是今天上午死的,那时你在警局袭击了法医和王水明的尸体,再回到了这里。所以你的确没有杀死费冰欣的时间,但关键其实不在于你是否有时间杀死费冰欣……”

阿西呆了一下,眯着眼睛等着她说下去。

“关键在于你今天一天都没有离开警察局!!”夏月突然如醍醐灌顶般醒悟,大声地嚷了出来,“我知道你是怎么从王水明的房间里消失的了!因为你其实一直就在那房间里,你一直就藏在王水明的尸体里!!”说完之后,夏月大口喘起了粗气。她自己都很惊愕会说出这番话,这是急中生智才冒出的夸张念头!而此时阿西也愣在了那里,说不出话来。

“还有那些匕首,王水明背上的那五把匕首,根本就没有别的含义!你在杀死了王水明和涂上水泥之后这么做,只是为了不让警察把尸体翻过来罢了!因为一旦翻转过来,可能就会暴露你藏在王水明肚子里的窘境!为了以防万一,你还特地砍下了王水明的手指穿在匕首上。这样看起来就更有宗教意味,让法医不敢对尸体轻举妄动!至于王水明身上的那么多伤口,也是为了让法医决定回去验尸而特地弄出来的吧?

一口气说了这么多,夏月停了下来,她的膝盖在发抖,不是因为害怕,而是过度激动导致的。阿西一动不动地盯着她,就像面对猎物时的野兽。过了半晌,他的表情突然松弛下来:“小姑娘,真看不出你反应挺快的嘛。是的,有些事你猜对了,但有些事你没有。我的确曾藏在王水明的尸体里。可其余的事情都不是我干的,我没杀死王水明,也没有涂过水泥。这都没有必要骗你。如果是我做的我都会承认,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。这么说吧,我知道你看过王水明的房间,难道你在里面找到涂水泥的工具了么?”

林莽莽施计亲吻了大猫儿

9

花样青春

阿巳 著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刚刚成为广告人的女孩大猫儿,迎面遭遇安全套的广告策划,传统的思想正面撞击超强性文化,一个未婚少女如何应对这样雷死人的文案?工作中的遭遇可谓刀山火海,情感的遭遇也谓之苦大仇深,看上眼的靓男牵手相依却在关键时候掉链子,看不上的衰男狂甩不掉像一贴狗皮膏粘住没完……

[上期回顾]

七夕前夕,裴格本来约好大猫儿一起吃饭,并且要送她一份礼物。但在七夕之夜,裴格失踪了,大猫儿失落地回公司拿东西,却意外发现裴格竟然和穆明拥抱在一起,大猫儿无法接受这个现实,醉酒后跑到了林莽莽家。第二天,林莽莽带她去见小乔,却又听说小乔怀了齐江的孩子,但她打算独自一人到荷兰去做生意,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单身母亲。

一行三人前往荷兰

小乔的表情变得兴奋起来:“真是,我怎么就没想到?你们完全可以跟着我去玩儿一趟啊!我荷兰那个亲戚有朋友在使馆,签证很快就能办下来的。哎,你们俩都有护照吧?”

我和林莽莽一起点了点头——我以前去日本旅游过,林莽莽虽穷,好歹也去过一次新马泰。

我和小乔一起欢呼了起来,即将出游的计划让我们忘记了所有的不快,兴致勃勃地一直讨论到深夜,才意犹未尽地各回各家了。

我一直都没再去上班,也没有正式去公司辞职,只是找医院的熟人开了个长期病假条,托同事带到公司去了。

裴格和穆明分别给我打过电话,我全都没接,到后来索性把手机关掉了。我很怕裴格会到家里来找我,可是他并没有来,我说不清是松了口气还是更加失望。

老爸老妈肯定知道有事情发生——我这么一天一天地赖在家里不上班,对裴格和婚事也绝口不再提,傻子都能看出不对劲。但老爸老妈居然什么都没有问,甚至忽然对我小心翼翼了起来,这反倒让我有些不适应,虽然我内心深处是很不愿意他们来问我这些事的。

我们一行三人在傍晚时分抵达了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,小乔的表嫂芬姐开车带我们前往她的住所。芬姐在郊区有一栋三层楼的大房子,光是客房就有四五间,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单独分到了一间住。

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之后,第二天早晨,小乔说有点不太舒服,想在家休息休息,让我和林莽莽先自己去转转。我俩拿着地图出了门,开始了在阿姆斯特丹的观光游览。

整整一天,我们游览了船舶博物馆、跳蚤市场,在华人区吃地道的中式午餐,坐在街边小船一样的木鞋里拍照……

林莽莽亲吻了大猫儿

回去的路上,我跟着林莽莽往芬姐家走,却越走越觉得不对劲。我清楚地记得从车站到芬姐家应该穿过一片田野,然后就能看到那片安静的居民区了。可是我们走了很久,路两边还是一片黑漆漆的稻田,怎么都看不到哪怕一户人家的影子。寂静的荒野让我有些害怕了起来,带着哭腔埋怨林莽莽道:“你怎么带的路啊?咱们肯定是走错了,这儿哪儿像是有人住的样子!”

林莽莽却满不在乎:“走错了就找对的路呗,瞎咋呼什么!”

“你说得轻巧!”我气鼓鼓地在路边蹲了下来,“我脚都快走肿了!”

“那怎办?要不我背你?”林莽莽仍然是一副轻描淡写的口气。

“好啊!”我赌气道,“背得动你就来背好了!”林莽莽竟然真的背对着我蹲了下来,我的脚确实又疼又胀,心想整整这家伙也好,于是便趴到林莽莽背上。

这次我们没走多久就看到了居民区温暖的灯光,我松了口气,对林莽莽说道:“行了,放我下来吧!”林莽莽却压根儿不搭理我,脚下的步子反而越来越快。我着急起来,使劲地拍打着他的肩膀、揪着他的耳朵:“让你放我下来呢,听见没有?”林莽莽索性一路小跑了起来,剧烈的颠簸让我没法再折腾他,只能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尖叫着抗议。林莽莽一直跑到芬姐家门前,还是不肯放下我,只腾出一只手按响了门铃。我急得满头大汗,几乎都要对林莽莽破口大骂了,来开门的芬姐看到我俩这情形,先是愣了一下,然后便抿着嘴偷偷地笑个不停。林莽莽冲芬姐点了个头就背着我向楼上跑去,我就是想跟芬姐解释也没机会开口了。

林莽莽背着我径直冲进了他自己那间客房,把我重重地往床上一撂,自己也一头栽倒在了我身边,后背上下起伏地喘息个不停。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,举起拳头照着林莽莽的头上就要打,林莽莽一个鲤鱼打挺,跃起身抓住了我的手腕,把脸凑到了离我很近的地方,用一双深邃的黑眼睛凝视着我。我看见他的额头上布满了汗珠,忽然很想替他擦一下,要抬手的时候才发现手腕还被他握着,不知为什么觉得这个情景很有些滑稽,忍不住嗤地笑了一声。

林莽莽没笑,只是松开了按着我胳膊的手,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。我便也收住了笑容,像方才想做的那样,抬起手把他头上那些湿热的汗珠抹掉了。就在我缩回手的同时,林莽莽终于俯下头来吻住了我的嘴。熟悉的感觉汹涌而至,我知道,那是来自于初吻的回忆。我的心脏突然就被一种甜蜜的滋味给撞疼了,那是跟裴格接吻时从来不曾有过的,这让我情不自禁地抬起手臂环住了林莽莽的脖子。

这个吻持续了很长时间,感觉到林莽莽的嘴唇离开的时候,我睁开眼睛,发现林莽莽正笑笑地看着我。我白了他一眼:“你早有预谋的吧?”

“那是!”林莽莽不无得意地说,“难道你以为我真的会迷路?”

我咬牙切齿地抬起手轻轻给了他一个小耳光,林莽莽却将我温柔地拥进了怀中。

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:“真是没想到……我们竟然会在这里……在欧洲……”

林莽莽含混不清地说了句:“嗯……年轻嘛……什么都有可能!”

我的身体忽然间僵住,猛地推开了林莽莽:“你说什么?”林莽莽一脸惊讶地看着我。“就你刚才说的那句话,再跟我说一遍!”我急切地追问着。林莽莽看上去一头雾水:“我说……年轻什么都有可能啊,怎么了?”

“年轻……?”我自言自语地叨念了一句,蹭地一下跳下了床,拉开门飞奔回自己的房间,拿出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,开了机就噼里啪啦地打起字来。

灵感突然如洪水般淹没了我,让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,一气呵成地写下了一段TT牌的电视广告文案。最后的一句广告语是:爱吧,趁我们足够年轻!

写完之后我又找了一些图片,拼拼凑凑地做了个简单的幻灯片,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出整个创意的感觉。忙碌了几个小时,直到最终满意的时候我才忽然想起来:我这是在犯什么傻呢?不是要辞职了吗?怎么还是满脑子都在想这个文案?它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呀!

我又一次沮丧了起来——好不容易有了自己满意的作品,却根本不知道该拿给谁看,这是何等的悲哀!我闷闷地趴在电脑上发着呆,最后竟然就这样睡着了……

林莽莽走了

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了,想起昨晚就那么丢下林莽莽一个人,心里忽然有些不安。我推开房门,整栋房子里静悄悄的,忽然发现连林莽莽的旅行包都不见了踪影。

这个发现让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了楼,在楼下的厨房里看到小乔正安静地喝着牛奶,我跑过去劈头盖脸地问道:“看见林莽莽了吗?”

小乔抬起头皱了皱眉:“我还想问你呢!一大早他就自己背个包走了,我拦都拦不住,他还让我转告你,说他实在是累了,不想当你寂寞时的替代品,以后也不会再来烦你了。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?”

小乔的话让我如遭雷击般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,两眼发直地呆坐了半天才回过神来。

我叹息着做了个手势示意小乔先坐下来,然后便把十年前还有裴格出现后,我和林莽莽之间经历的那些事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乔。

小乔托着腮凝神不语,过了一会儿才悠悠地说道:“从你刚才给我讲的这些来看,你确实有点儿像是在拿他当失恋时的替代品。”

“是吗?”我茫然地看着小乔,“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……我也说不清楚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小乔点了点头,“那我来教你一个法子:你现在闭上眼睛,想象一下从今天开始你永远都不会再见到林莽莽这个人了,他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,再也不会跟你有任何的关系。来,你试着想一下,然后你可能就知道答案了。”

我按照小乔说的,闭上了眼睛,静静地幻想着一个再也没有林莽莽存在的世界。两行清泪无声无息地顺着眼角滑了下来,我睁开眼睛对小乔说道:“不行,我得去找他!”

从荷兰回来后,我在林莽莽家门前敲了很长时间的门,手都敲累了里面也没有半点动静,我却依然不肯死心,总怀疑这家伙其实就躲在门后,听着我在外面着急、故意让我生气。

最后,我咬牙切齿地在门上重重踢了一脚,终于放弃了努力,提起行李箱懒懒地向楼上走去。